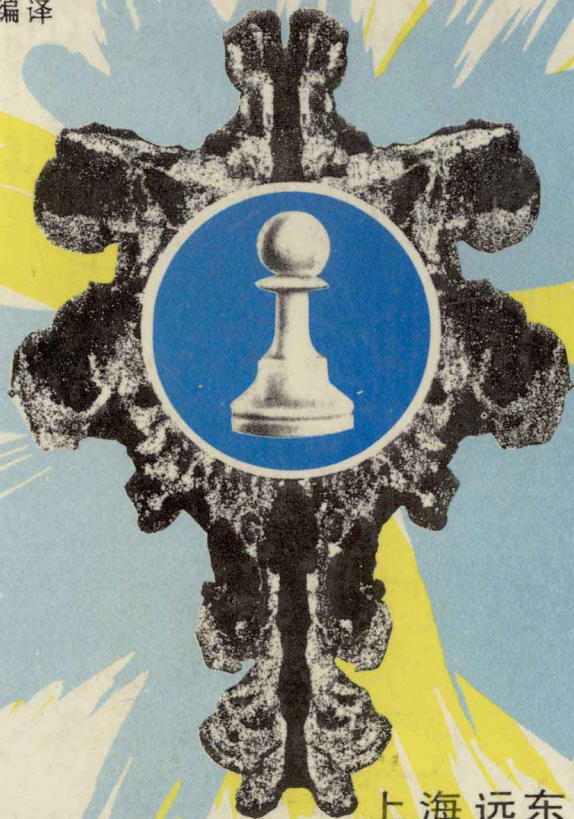


QI YI XIN LI ZHAN

棋弈心理战

林峰国际象棋丛书

林 峰 编译
朱卫庆



上海远东出版社

林峰国际象棋丛书



QI YI XIN LI ZHAN

棋弈心理战

林峰 朱卫庆 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114号

责任编辑 李晓波 罗晓宁

封面设计 赵小卫

封面题字 周家盛

棋弈心理战

林 峰 朱卫庆 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247,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14-877-5/B·16 定价: 12.40 元

為時國傑象棋此和遠東杯
謝軍士是熱身賽而也

遠東海嶺古蒼莽古今中外
如皇衛是技驚五洲四海

一九六三年六月陳祖康

林峰想圆一个梦

（代前言）

十五六年前，是我下决心不再“脚踏两只船”，全方位地“戒棋”，戒围棋，戒象棋，也戒国际象棋，以便全身心地投入报告文学写作时，却还是棋缘难了：首先采写的，是一连串的棋坛风云人物。我也曾跟命运坎坷的棋友林峰打过招呼，很想写写他，但总是阴差阳错，彼此逮不住，一次次机会错过。

没想到国际象棋在中国被冷落几十年，却在一夜之间突然走红：新闻媒介骤然升温，一拥而上，以空前的激情、空前的规模，展示一位中国姑娘夺得的世界棋后王冠的无比辉煌的成就。真可谓“冷是冷得来冷凌上卧，热是热得来蒸笼里坐”。

轰动效应中，我也受命“一拥而上”，专程赶往北京。这回竟是一箭双雕，做的是棋后谢军的文章，却又捎带完成了对林峰的深层采访。

国际象棋的这种轰动，来得突然，但对“棋司令”陈祖德来说，并不感到意外。接受采访时，他很冷静地说，“国际象棋经过多少年艰苦创业，到时候了，到这份上今年不出谢军，明年也会出一个人。中国人是聪明的，中间个别有特别才智的，到一定时机必定会出来。作为谢军不容易，不是聪明才智、勤奋努力，不可能有今天。但我总以为更重要的是

集体，而不是个人！”

很显然，祖德对这支没有邪门歪道，不受名利诱惑，“集体作用发挥得非常好”的队伍相当满意。他感叹道：“小队员十二三岁便离开父母到这里，而像林峰、叶江川等一些教练和老队员则几年来抛家别子，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啊。所以我常去棋队看望大家，去了也总是很动感情，我常说，‘我讲了那么多大道理，但并不解决具体问题，我很对不起大家’。”

这位棋风豪放，对部下却颇有人情味的头儿，知道我和林峰相交多年，感慨万分地讲起林峰的事业心……

有“实干家”、“不管部长”之称的林峰，妻子体弱多病，既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又要辅导上学的女儿，力不从心，希望他早日回上海。林峰心里有愧，嘴里也答应，却一直没向领导上提出来，觉得队里需要他，难以启齿。妻子大为不满，给陈祖德写信“声讨”丈夫：“一走就是5年，泡在那里不肯回来，工资还在原单位拿，房子要靠原单位分……到底还想不想为这个家庭尽他应尽的责任？如果他无意改变主张，继续做不称职的丈夫、不够格的父亲，那么……”

结束语很有威胁性。陈祖德是九段高手，素来思路敏捷、“落子如飞”，迅即给她回了一封长长的、晓以大义的安抚信，盛赞她丈夫对事业对全队作出的贡献，恳请她给以理解和谅解，“有需要我帮助解决的困难，尽管提出来，我当尽力。”祖德很快托人前去探望。

当“不称职”的林峰准备回沪作短暂休假时，陈祖德又不放心地盘问：“这次回去，有点什么打算？”回答是：“做点家务，再劝劝她，让我安心在这里多干几年。”而他最紧要的，是想关起门来写书，不受干扰。陈祖德叮嘱说：千万不要这

么做，写书怕打扰，妻子、孩子都不能出声，但老夫老妻也要多交流……你一定要这么做……

当我来到北京西郊荒僻、简陋的国家集训队驻地，就此“新闻追踪”时，林峰搔搔头皮，坦诚地说：“老朋友，我是两难境地啊！从家庭出发，爱人苦苦支撑了好几年，我应该马上回去。但从事业来讲，队里需要我，我不能一走了事……”

林峰也是“五十而知天命”的人了，只有知道他这三十多年来，在黑白世界的崎岖小路上经历过太多太多的曲折，才会理解他怎地如此棋缘难断，有家不归。他这一辈子企求的，就是参加全国比赛，闯进国家队，打败外国棋手。

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我和林峰初次相逢，是在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夜，上海市棋类锦标赛的国际象棋赛场。

那是一局“西班牙开局”的较量。还依稀记得那天过招时的心态：交战伊始，心里对这位不甚洒脱的对手，估价并不很高。乃至进入中盘，被他步步紧逼，局面岌岌可危，才尝到他的厉害，但已悔之晚矣。

对手很快成了朋友。我们都是刚由下中国象棋改行的，改行之前，在自己家门口附近，都有过占山为王的历史；我们又都是囊中空空的中学生，比赛打完了，舍不得倒一次车，总要跑上一段，一路说棋，或是赢得痛快，或是输得懊丧。

看似性格温和的林峰，其实是外柔内刚，好胜心极强。在小学里，他就总要跟别人一比高低，而且一定要把人家比试下去。班里有个同学，拿手好戏是背唐诗，每次跟伙伴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就甩王牌：“唐诗三百首，我能背出一半，你呢？”每每使对方哑然。林峰容不得他这么张扬，借一本唐诗，花了几个星期，能把三百首唐诗从头背到底。一招致胜，

硬是把甩王牌的那个同学比得摇头叹息。

他当初玩命下象棋，也是为了出一口胸中的恶气。1957年的一天，他还是个红领巾，放学路过上海最热闹的城隍庙，钻进一家棋室看棋，只见这一带的棋大王正猫捉老鼠般地戏弄对手，一定要给对方“剃光头”。林峰忍不住挺身而出，斥责棋大王棋品不好，而且跟棋大王杀了一盘。结果，从头输到底，惨不忍睹。棋大王亟尽嘲讽，说：“记牢，小鬼，要赢老伯伯，过十年再来。”

回去之后，林峰咽不下这口气，看棋书，打棋谱，几近走火入魔。半年之后，又去攻擂，竟连下三城。随后，他按住棋盘，问道：“先生，你还记得我吗？”他报了仇，并取而代之，成了这一带的新棋王。

连林峰自己也没想到，1960年报纸上的一则简讯，竟使他如此震撼和屈辱：来自苏联的一支并不强大的国际象棋队，访问我国北京、上海等地，竟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他决意改学国际象棋，有朝一日承担起跟外国棋手相抗衡的使命。他咬咬牙，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半人高的中国象棋书全卖了，换回一副立体的国际象棋，以及几本国际象棋书籍。

记不清有多少个星期日，他步行到上海图书馆去借阅国外棋谱，又抄又摘，一个面包从清早一直维持到夜晚。又有多少个夏日，在闷热的阁楼里，他光着脊梁，大汗淋漓，如痴如迷地拆棋、打谱……

令人叹惜的是，他生不逢时。尽管他连夺1962、1963、1965年三届上海市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却没有资格进入上海市队，更没有指望参加全国比赛；这如同他尽管学习成绩优秀，高考分数出挑，却无法踏进高等学府一样。在那讲阶

级斗争的年代，原因就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

更可悲的是，“文革”中，林峰这个看守一所五金交电公司仓库的小青工，竟被无端打成崇洋迷外的白专分子，陷身于200多张大字报的包围之中。而他苦心搜集来的一册册俄文版国际象棋书籍，和摘抄的一叠叠外国棋坛最新资料，统统都被没收。

在那个年代、那种氛围里，即使没有受冲击，我们许多业余棋手都已心如止水，无意去摆弄往昔爱得发狂的国际象棋了。我们也不知怎样抚慰心灵受到重创的林峰。然而相隔未几，林峰不仅熬过来了，而且出门串联棋友，用他的一片热忱感染了我们。他和一些业余好手一起编写和刻印国际象棋教材和资料，重新武装起来。像搞地下活动似的，他还牵头组织了一批棋手打循环比赛，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在饭桌上、写字台上、缝纫机台板上投对儿厮杀。

1974年，上海市第五届全运会上，国际象棋总算又见天日。其时，我已进入新闻界，没有时间、也没有激情投身于比赛，但我很高兴地看到，林峰再度夺魁。扫兴的是，全国比赛的大门依然对他关闭！

幸好，不久之后，他被调到静安区体委执教。做棋手的梦已难圆，但他要把自己15年来的积累，奉献给培训班的娃娃们。不过，这些小棋手并不能算他的开山弟子，他的开山门徒弟是他的三个弟弟——林鹤、林凯、林塔。

他们兄弟四人，全都献身于国际象棋事业，曾前后得过9次上海冠军。其中，年纪小于林峰20岁的林塔，比起三个当教练的哥哥来，要幸运得多，他生逢其时，成为上海市队队员，国家集训队队员。

林峰出任娃娃教练，棋坛还刚刚解冻，国际象棋书踏破

铁鞋无觅处。不光是他培训的小棋手，更多的国际象棋爱好者也“嗷嗷待哺”。应出版社之约，林峰于1978年编写了文革后的第一本国际象棋教材。因此，他的著书立说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虽然，我早已金盆洗手，跟国际象棋“拜拜”了，但我跟棋界的联系不断，搜集棋谱的热情不减。在我的组合式系列书橱里，至今还珍藏着数百册中外棋书，及几副大小不等、质地不低的国际象棋。这些国际象棋书籍中，有不少是林峰的著作。最使我赞叹不已的，是接到他馈赠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象棋词典》那一次。那本700多页，70多万字的词典，共收有2000多条词目，关于开局、中局、残局，关于学派、风格、人物、重要比赛、竞赛制度……工程浩大，堪称宏篇巨著，个中艰辛，不难想象！

对于林峰和我这些中年人来说，不禁然有一种岁月匆匆，老之将至的紧迫感。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在毫不吝惜地预支时间，预支生命，把可以拾掇的时间碎片串联起来，把维系生存的睡眠压缩得短了又短。林峰编写辞典，一直打熬到第二天凌晨。而他女儿小时候时常生病，夜里啼哭不眠，林峰只能一面抱着孩子在屋里转圈子，一面忙里偷闲，伸手到棋盘上调兵遣将。

命运真会捉弄人，林峰苦苦追求了多少年，想参加全国比赛，却总是无缘问津。而多少年之后，他不仅一次次出现在全国比赛赛场，甚至还出现在国际比赛赛场。不过，他并非作为棋手，而是作为国际裁判出场了。对于经受过太多失落太多坎坷的林峰，生活终究给他以公正，给他以弥补。他终于走进了国家集训队，而且绝不仅有地身兼领队、教练、裁判三职于一身。林峰已经40多次担任国际比赛和全国比赛

的正副裁判长，并且是我国前后4批国家级裁判的技术主考。值得一提的是，他居然在80年代最后一个春末，完成了英语本科的毕业论文《论国际象棋规则的翻译》。掌握了一门工具，又多了一份兼职，出访时兼任翻译。

远离都市生活，安营扎寨于北京西郊的国家集训队，训练日程像列车时刻表一般严格。林峰总是那么紧张，那么忙碌。到集训队采访，住在林峰房间里，晚上，他跟我谈着谈着，突然打住，说：“10点半快到了，我要去催队员熄灯了。”披了件衣服匆匆而出，随后便听到一个个房间响起的叩门声。第二天清晨，他又“挨家挨户”叩门，催队员起身。在这缺少都市现代化气息的地方，队员们享受到了比闹钟还准、自动化的叩门声。

未满50的林峰，太过劳累了，中年便已谢顶，早已脑门光光，但他很可自慰：10多年里，已在京、沪、川等地5家出版社出版了13本，400多万字的国际象棋著作，在全国近百家报刊杂志发表过上千篇文章，不下150万字。最近，还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林峰国际象棋系列丛书”，有《我戴凤冠以后——谢军卫冕前奏》，《棋坛怪杰60局》，《世界棋王妙局精萃》，《棋弈心理战》，《国际象棋知识手册》等5本新作，又是洋洋170多万字。他培训过的学生，有幼儿园的孩子，有高等学府的学生，直至国家集训队队员。他的得意之作，是有三名学生成为大师，而成为特级大师的秦侃莹，由他启蒙后进入上海市少体校，14岁便夺得全国国际象棋女子冠军，不久前又跻身于世界女子八强。

如今，国际象棋国家集训队已经结束了6年的“漂泊生涯”，从“荒凉山庄”搬进不失为华丽的中国棋院，记得陈祖德不无忧虑地对我说过：“这未必是好事，我为身负重任的林峰

高兴，他上海的家已乔迁新居，集训队也有了好环境；但我也为他担忧，这支队伍能不能顶住都市浪漫气息的诱惑和干扰，保持住昨天的虔诚和辉煌呢？棋后谢军能在集体的支持下，顶住挑战者约谢里阿妮的冲击而卫冕成功吗？我还担心，他回沪工作、跟家庭团聚已是遥遥无期，能取得妻子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吗？”

前些日子，一个当年跟我们一起鏖战棋坛，后来一直担任少年教练的朋友，50刚过，突然因脑溢血而骤然逝去。我把这一噩耗告诉林峰，话筒那一头沉寂有顷，他才说：“我很难过，不少50岁上下的人英年早逝，可惜！我也真想松弛一些，节奏放慢些，就是做不到。老朋友，你呢？”“我也做不到！”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什么办法？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也有不少牢骚，但我们属于献身型，生就的劳碌命，就是看不破红尘，潇洒不起来。

文汇报 罗 达 成

1993年4月12日于上海九三书斋

棋道即人道

——读《棋弈心理战》

中国国际象棋集训队的领队林峰有一回说：“有一本书，我‘相读恨晚’，确切地说，晚读了10年。如果，我们能在70年代就把这本书引荐给中国棋界的话……”

林峰说的这本书，就是现在放在你面前的《棋弈心理战》，林峰本人也就是译者之一。

笔者有幸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还只是一叠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校样，作为一个在报纸上写一些棋战消息的新闻记者，去读这样一本专业的著作，似乎有一些“高攀”，但我确实读得津津有味。这或许是因为，棋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活动，当棋从一般的游戏进入竞技的领域，当一场又一场的棋战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当以弈棋为职业的棋手诞生，当有专家以研究棋艺为毕生的事业，此时，棋本身包含的文化背景也越加广远。因此，这样一本心理学与国际象棋两种专门学问结缘的著作是绝不会变得深上加深。从心理学角度看，国际象棋成了一条入山的捷径，而从国际象棋角度看，心理学也打开了一道登堂入室之门。世上一切杰作，均深蕴含蓄，博大精深，如名山大川，不同的人至此，都会有所得。故棋手读这本书，或许可以领会自己多年征战的得失，继而深思如何为自己的棋艺开拓一片新的天地。教练读这本书，或许可以重新总结育才规律，加强心理训练。而于心理学和

国际象棋是外行，或仅有肤浅认识的人，依然可以从中获益。比如我，一面在字里行间领略作者精妙的思路，一面在回想我所采访过的数十、上百场弈战，感到过去的一些观战记写得过于肤浅了。同时我还想起不少对棋手的专访，也有因为对心理缺乏研究，未能“一发中的”的遗憾。至于其他人士，或可以领悟人生对知识结构的需要，或可以理解在变幻的世事风云中“我自岿然不动”，或许还可以在商战、比赛、竞争，甚至真正的战争中，作为一种思维的参考和补充。把这本书读得津津有味，将不会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

阅读本书的许多章节，我经常感到自己像是在读一本《围棋心理战》或者《象棋心理战》。因为克罗基乌斯的许多真言，我以前曾从围棋九段陈祖德、聂卫平，从象棋国际特级大师胡荣华那里听到过。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绝不是因为作者所写的是一些陈词滥调，而是由于弈之为道，其最高境界，乃是多种棋艺是共通的。好比中国古代，释、道、儒，三家实为一家。几年前我采访胡荣华的时候，胡大师曾说过这一想法，即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吧。数年前，当我刚刚开始采访棋战时，只认为“强者自强，弱者自弱”。现在看法不同了。棋手是人，棋局无非是人思考的一种外在形式，因此，棋盘上很明显地表达出棋手的心理优缺点，一个棋手的任何微乎其微的弱点，都可能为对手利用而“致命”。棋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对一位棋手说来，又是棋艺、心理、体质的统一体。所以中国古代，就有“棋道即人道”的说法。克罗基乌斯的研究，正是本于棋道与人道的一致性，这一点是围棋、象棋与国际象棋共通的。也可以说一切体育运动乃至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的创作，都是共通的，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棋人合一，球人合一，书人合一，画人合一，曲人合一，人

对他所钟爱的事业的全身心的投入，意志、情感与之溶合在一起，发出最璀灿的光彩。

作者是以三重身份进行写作的。克罗基乌斯是一名心理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教练员，在此之前，他又是一个曾获前全苏冠军的国际特级大师。这就使他的这本著作，具有不同凡响的权威性。这是一种郑重其事的研究，作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解剖着国际象棋的弈战。解剖着棋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己的对局，作者作为棋手的心理现象，也被一丝不苟地进行了严格的解剖，这样，研究者和作为对象的被研究者是同一人，使这些篇章更见其深刻和准确。同时，又因为作者是一名教练，他的理论和他在心理领域的种种发现，有其亲自实践的机会，这就使这本著作，并不是那些在象牙之塔中，峨冠博步，高谈阔论式的空言。这本书并非只向人们展示结论，展示硬绑绑的“几条筋”；作者是在浓浓的国际象棋的文化中浸泡过的，所以他所展示的，是一种过程，从原始的对局，从对手的心理描写开始，进而分析，进而展开。作者往往可以从非常普通的一局棋揭开序幕，使你循着心理的轨迹，看到棋风，看到历史，看到时尚，看到棋手的个性……使你有美不胜收的感觉。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常常觉得自己在读一本文学史或者艺术史，那以历史的社会观点，如同分析一位作家或艺术家一样分析棋手的方法，显然比以往对棋手就事论事的批评和评棋要高明得多。顺便说一句，这部书同时也以其丰厚完备的资料见长，论述一个问题，作者可以令人目不暇接地展示一连串棋局，这大概只有生活在国际象棋超级大国才能做到，因为这也需要独特的文化背景。

不必担心这本书会非常深奥。作者的文笔有其独特之

处。因为对弈战的熟悉，所以此书写来流畅自如，妙趣横生，绝无学究式的咬文嚼字。他写弈战中的进攻，引用了著名红军将领M·B·伏龙芝的话：“进攻总是会对对方的心理造成某种打击。”他写形势逆转之时的棋手恐慌，普希金的诗句成了描写“风声鹤唳，惶惶然如惊弓之鸟”状态的最妙引文。文中时时有棋坛轶事，时时有棋手人生的细节，作者驾轻就熟地娓娓道来，令人入神。有些细节极为逼真，例如写菲舍尔，“他坐在那里，双手捧头掩面，通过手指留出的几道缝隙，正密切注视着凝神默想的斯帕斯基。”这种精致的刻划，已是以描写见长的作家的功夫了，然而作者却使之巧妙地引入了他的研究。这使人感叹，真正的大师，必然视莫测高深的为文作歧途，克罗基乌斯是深谙此道的。

回过头来，再回味一下林峰所说“相读恨晚”的话，不得不承认，在此之前，于国内书架之上，确实没有见到过这一类书籍。这或许是中国公众更为关注于棋手战绩，也和目前国内文化界唯独新闻“一枝独秀”有关吧？不过，当中国引入国际象棋已“年过古稀”，而谢军又率先夺得中国第一个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并即将卫冕之际，中国的国际象棋理论研究（包括心理研究），也正在深入。盼望有一天，我们会读到一本中国人写的国际象棋心理学专著。

一个外行在此喋喋不休地畅叙心得，有些不合时宜，其实我确实被这本书迷住了。在交付校样时，正迫不及待地在等待它出版的消息呢。

解放日报 胡 延 娟

关于这本书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对素有“袖珍战争”之称的国际象棋来说，这条军事原则也许同样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心理对棋弈的影响，长期以来，不受国际象棋世界的重视。就拿终日与棋子和棋谱为伍的棋手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下棋时，仅把对手作为白方或黑方，计算的是一步又一步的棋；打谱，则攻读最新开局理论或潜心钻研中残局技术。一场比赛结束，他们坐在棋案旁，剖析的也只是自己在棋上的长处和短处。一切的一切，似乎总离不开一个“棋”字。但棋子木头做，总是人去“弈”的，“棋中无人”就不“奇”，不奇也者，何谓“棋弈艺术”，更谈不上攀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山的峰巅了。

所幸的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发现了这本棋书中的“奇书”——《棋弈心理战》。它的作者尼科莱·克罗基乌斯有“四重头衔”：国际特级大师、职业心理学家、国家级训练专家、前苏联国际象棋司司长（前国际棋联副主席）。难怪此书面世以来，会受到众多棋迷青睐，不仅一版再版，还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国际象棋理论宝库中举世公认的一本权威性著作。克罗基乌斯是我国棋界熟悉的老朋友，曾经两度访华，先于1965年以苏联队首席棋手身份和我国棋手交流棋艺；第二次于1991年作为苏联队领队，并亲自参加比赛。

《棋弈心理战》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棋弈心理”这门边缘性学科的“开山之作”。他把自己丰富的训练、比赛经验提